

行者文集

忏悔录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

色令人目盲，音令人耳聋，权力使人
既盲又聋，而艺术使人或超脱或疯狂。打
开天窗说亮话，坦白你我的生活史。故事
写出了『艺术崇拜者』的野性。用故事秒
杀你，用叛逆满足自己。



行者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行者文集

忏悔录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

行者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忏悔录：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 / 行者著. --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344-7914-4

I. ①忏… II. ①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284 号

责任编辑 刘晓娟
项目监制 王继雄
特约编辑 崔冰
设计排版 知天下·图文
责任监印 朱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7914-4

定 价 30.00 元

营销部电话 010-64215835-80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64216532-801

目 录

瞧这个人·····	1
从出生说起·····	1
家庭战争·····	4
我的绘画天赋·····	8
我的第一次恋爱·····	10
光光嫂我的至爱·····	17
李丽女士·····	24
母亲之死·····	27
一个小小的报复·····	28
寻 找·····	31
自我训练·····	38
那喀索斯·····	40
自画像·····	42
与自己结婚·····	45
离 异·····	48
毕硕硕·····	51
交 换·····	54
惠惠嫂·····	60
展览风波·····	64
徐 娘·····	66
一次小小的成功·····	70

深入生活·····	73
我没有被学校开除·····	75
我支持光光嫂成为我的母亲·····	77
随生活冒险·····	79
白桦·····	82
艰苦岁月·····	84
画家村·····	89
结婚·····	92
爱的试验·····	94
安娜·····	99
时迁体验·····	103
牛鬼蛇神大比拼·····	109
福尔摩斯体验·····	114
采花贼·····	117
赵副所长·····	121
西门语录·····	123
当一次于连·····	126
与谁结婚·····	136
选定徐娘做我的新人·····	139
婚礼·····	142
一个插曲·····	148
婚姻生活·····	153
第三者·····	159
我的新娘撒了一次少女般的娇·····	162
无聊·····	166
原发艺术·····	169
徐娘之死·····	176
死亡的眼睛·····	179
再一次与死亡相遇·····	181
死亡·····	184

瞧这个人

——彼拉多

浪子回头金不换

——民间谚语

是的，我愿意向你讲述我短暂的一生。就在此时，我想我随时会死。这不源于我的绝望，我死是因为我想死。我想让一个女人杀死我。当然还是自发的死亡比较好，比较自然，比较简单。你说得对，我想把死亡把握在自己手上。我会很快地寿终正寝，或许是明天早上，不会超过后天。对，至多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明日何其多？你记着，是寿终正寝，不是非正常死亡。不要问我原因，这没有什么原因。你是一位作家，你说过你对我的生活有兴趣，那么，在我故去之前，向你讲述我生命的历程，就有了某种意义。我原原本本，不加掩饰，希望能满足你的窥视欲望。我想你会满意的。作家大都有窥视癖。

作家们似乎不太在意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儿我不很理解。或许是你自己的生活遮盖起来，专拿别人的生活开涮。这不大公平，对吧？你当然可以将我的死亡理解为行为艺术。有人说我是用死亡来谢罪也有道理——我真的罪孽深重。请你不要随意打断我，以满足我如此强烈的倾诉欲望。

从出生说起

我出生于一九七零年五月一日上午九时。那时候，我哭了几声，睁开眼睛，看见了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把我举起来，举给躺在床上的另一个女人看。“祝贺你，带把儿的。”她说。床上的女人用木然的目光望着我，笑了笑。窗外有耀眼的光线扑过来，铺展在我与她之间，然后缩了

回去。我生了一个男性的生殖器官，这让她们高兴。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将以一个男人独立于世，与许多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打交道。

女护士将我抱出产房，有点儿骄傲地把我展示给坐在门口的一个男人：“祝贺你，带把儿的。”男人站起来，盯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伸出右手食指摸了一下我的把儿，嘴上笑了一笑。他的笑很勉强，他的目光分明是阴郁的。我两腿间的小把儿感觉到了他的拨弄，像是憋了尿一般。护士把我带走了。我看见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喝了一口那里面的液体，其味道飘过来，给我以强烈的刺激。

我被女护士清理干净，包上了白色柔软的东西，送到一个叫做西门的病房里。刚才那个产床上的女人，我的母亲，她将我抱起来，睁大了眼睛观察我，亲吻了我，又用两只胳膊将我举得高一点儿、举得远一点儿看我。但我有点饿了，用哭声表达我的不满。她终于将我抱在怀里，把一只乳头送到我嘴里。我吸吮起来。刚才那个男人坐在我身边，沉默着。后来他也抱起我，盯住我看，似乎在研究我脸上的一个毛孔。我知道他们对我脸上这双怪异的眼睛不大舒服。这双眼睛过于硕大，几乎占据了脸面的三分之一。父亲将我高高举起，弄得我离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很近很近。“别吓着孩子。”我的母亲制止了他。那一刻，我看见了窗外，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有许多花花绿绿的事物。我发出兴奋的哭泣声。母亲又将她的一只乳头送给我，但我拒绝了。无聊的父亲抱起我，继续他的研究。他与母亲没有多少话可说。

我拉了一摊黑色的屎，但没有尿。第二天又拉了好几次屎，仍然没有尿。我哭。一个重要的地方让我产生了疼痛感。第三天我有了尿，但撒尿的时候尤其疼痛。他们发现我的小鸡鸡有点肿胀。医生来了，一番检查之后，说是小肠火。他们给我打针，还将一些苦涩的药物碾碎灌给我。

来医院探望的人都说我聪明。他们说我的眼睛如此之大，又如此之亮，一副贵人相，将来必有作为。他们说像我像一个女孩。他们说极像父亲。“会越来越像的。”父亲大多数时候沉默着，嘴角报以微笑。他们中有人抱起了我，逗一逗，转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将我转交给父亲。但我哇哇地哭叫起来。母亲接过她的孩子，将乳头塞进我嘴里。父亲用手背揉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则盯着我看。客人们有的看着父亲，有的看着我，也有的斜眼盯着母亲乳房。我想，如果用他们的眼睛来观看我自己，实在没有更多的话要

讲。大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柔弱的婴儿将会做些什么。每一个婴儿都是未知的。

有一个女人也来看我们，未进门就喊着母亲的名字，声音极清脆。母亲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父亲接过她手中的鸡蛋篮子，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父亲喊她光光嫂。“让我看看小接班人。”光光嫂向我伸出了手。父亲抱起我，交给她。她夸奖我生得漂亮：“看这双眼睛，跟你爸爸一模一样！”她对我笑。我能感受到光光嫂两只手和目光的温度。父亲笑了笑。母亲只是用厌恶的眼光看着她。光光嫂忽然惊奇地道：“看看，娃子肯定难受。”她摸着我的小把儿，“快找医生看看。”父亲说已经看了医生。光光嫂告诫父亲要小心，不可大意，然后告辞。父亲将她送至楼梯口，折回来道：“人家来看我们，看你爱理不理的。”“浪货！谁让她来看我？我不知道她看谁来了！”父亲摇摇头：“就算是看我来了，你也应该有个好态度。”“呸！”母亲吐了一口唾沫。父亲还要再说什么，我及时地哭起来。一般说来，他们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的时候，周围的气氛会更疏朗一些。母亲将她的乳头塞给我。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互相指责。我拒绝吃奶，我用激烈的哭声抗议他们。父亲把我抱出去。“哭什么哭！你这个孽种！”他如此骂我，又用鬼脸逗我高兴。

我的小鸡鸡终于可以正常地排尿，应该是在第八天中午，父亲将我抱出西门，沿着走廊，走至楼梯口，打开窗子，把外面的世界展现给我。街道上行走着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还有动物拉着的车，一些建筑物上的红旗和标语；远处涌过来穿绿色衣服的青年男女在锣鼓和乐器的声音中呼喊口号；前面有人在跳舞，还有两个小乞丐向路人伸出污黑的手。我哭了起来。父亲轻拍着我，嘴里说“不怕不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这样的人群。父亲让我看远处绿色的田野，一群白色的动物正在啃咬着什么，一个孩子在一旁看着它们。天上的白云一团一团的，极像这群白色的动物，而更为遥远的天边流动着红色的云。这白云红云之间广阔的空间里，飞翔着一些黑色的鸟。这些东西压迫着我。我将我的目光移向我的父亲，我从父亲脸上看出了自己。我想事实就是如此。父亲也看着我，他总是看着我。他用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鼻子。“你娃子是谁？我的儿子？”他皱着眉问我。“奇了怪了。”他对我不太信任。“就算是我的儿子吧。”他亲了我一口。这是他第一次亲我。“不管真的假的，我有一个儿子了，是不是？”他对我做了个鬼脸。我想我的目光让他不太舒服，他道歉似地说：“谁让我是一个多疑的人呢。”父亲将目光移向窗外

的景物，伸出手一个个指给我看，说出它们的名字和有关的知识。这就是我的世界吗？父亲显然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他将我的小鸡鸡放在他手掌里，观察它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会不会想到父亲身上也有这样一个东西。他把我尿尿，我的尿液在地板上流动。

我的父亲出身于南部山区。这个蚕业学校的毕业生只身来到这个城市，做了林蚕站一名干部，与我的母亲，农机站的出纳员结了婚。几个月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儿子。

他们叫我西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一个适合我的名字。因为医生们习惯称妇产科这个唯一向西开门的房间为西门，他们也称这个房间里的产妇和她们产下的子女为西门。据说这个房间男孩出生的几率特别高。

父亲展示给我一个广大的世界，而我在空中画出一个圆，或者是一个螺旋状的东西，或者是许多个缠绕在一起的圆。它不同于父亲指给我的那些东西。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多少天之前有一场有目的的寻欢作乐，让人眼看不见的两种物质结合起来，生长成一个有别于他们的东西，这是自然界最为神奇的现象，不是吗？人们应该给自然和它的创造者以充分的敬意。我想那一刻我肯定咧开嘴笑了。那一定是我平生的第一次笑。

父亲在第一时间里就让我看到那么多有趣的事物，各种各样的人，动物，窗外的飞虫，天上的鸟和云，这是有意味的。它们进入我的记忆，我记住了它们的形象，天真地理解了它们，从而奠定了我未来职业所需要的观察能力。

我想赋予我出生以某种意义，但请不要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

家庭战争

我在父母的争吵中生长。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吵架。一丁点儿事就可以让他们吵起来，先是争吵，声音由轻到重，发展到骂，之后是冷战，谁也不理谁，形同陌路。挑起事端的一般是母亲，父亲则是消极地招架、沉默或者逃避。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动手，不示弱的母亲会以更为极端的方式还击，于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就开始了。结果总是父亲脸上留下指甲的抓痕，或者是家里的某一只瓷碗、茶杯什么的遭了殃。然后是和解，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和解的，和解

之后还有关心和恩爱。这只是两次战争之间温柔的间歇，因为下一个轮回马上就要到来了。自然，他们的行为会波及到我。闹得不好，我会成为替罪羔羊。母亲会歇斯底里地骂我，甚至会扬起巴掌打我。这个时候，漂亮的母亲无比丑陋，她的手掌在我的脸或者屁股上挥舞。即使是平常的日子，如果我浪费了一粒米，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哪怕是斜了她一眼，都会让她的手掌发痒。父亲无力干涉母亲这种行为，但总是用轻微的摇头给以否定，这让我得到了一点儿安慰。高兴的时候母亲也会亲我一口，或者给我两块糖果什么的。我会把糖纸保存起来，看上面的图案。我总是把其中的一块剥开的糖果送给父亲，父亲咬一点儿，将其余的塞进我嘴里。

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我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他没有如此的预见能力。他给了我一个正式的名字：东方。他东方东方地喊了一段时间，但大家仍然叫我西门。母亲坚持喊我西门，她对东方不感兴趣。我也不接受这个名字。父亲指着镜子里的我问：“是谁？”我说是西门，父亲只好放弃了他的命名。人们一喊西门，我就知道喊的是我。西门代表了我。

父亲是喜欢我的。大概两岁多的时候，看我在纸上胡抹乱画，他就给我拿回来好几根铅笔，红的蓝的黑的，削好了让我涂鸦。我画小人书上的东西，画家里所有的东西，画墙上的列宁和马克思，小人书上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和白骨精，画别的妖魔鬼怪，画爸爸妈妈和别的人，画大街上的车辆和游行队伍，画我自己。后来邻居光光嫂送给我几支蜡笔，我就把这些画涂抹得艳丽无比。

我画了一个头上长角的我，脸如太阳一般地红，他是一个神仙，在天空上飞。我相信他真的能够在天空上飞。在我家一面白色墙壁上画太阳和月亮，下面有好几个我在空中飞翔，我的父母像两只鸡一样站在草地上斗架。再后来，我画出抱拳怒目的爸爸，骂骂不止的妈妈，无人理睬的我。我站在他们跟前显得很渺小，但我知道我会长得和他们一样强大。我也画母亲和父亲亲热时的模样，他们两个重叠在一起，空白处是我家的家什：桌子，水桶，缝纫机，院子里生长着的向日葵。但这些东西都生着头颅和手脚，父亲看了哈哈大笑。他让母亲看，母亲也笑起来，笑完之后，她骂我一句，将它撕碎扔掉了。

母亲不在家，隔壁的光光嫂来了。“小西门呢？”她一进门就喊。父亲迎住她，用脑袋指指我。光光嫂便过来看我画画，我正在画一个女妖怪。她称

赞我画得好，然后问我：“这是谁？”父亲说：“他画的是你。”“小西门说，你画的是谁？是妈妈吧？”我点点头。我画的好像就是母亲。光光嫂嘎嘎笑起来，父亲也笑。光光嫂给我两块饼干，让我继续画他们两个坐在两张椅子上小声说话。光光嫂穿了一件红毛衣，我觉得她很好看，就开始画她。这时候妈妈从外面回来了。光光嫂赶紧站起来：“小西门画得可好呢。”“好个屁！”母亲皱着眉恶狠狠地说。“你是来看小西门画画的？不是吧？”“小家伙可聪明呢。”光光嫂似乎理屈，“他画了个大妖怪。小西门到我家玩啊，我要你给我画一张。好，我走了。”光光嫂走了。母亲一把将我的画扫落在地上，对我道：“浪女人，不许你去。”我不知道浪女人是什么意思，但我会去她家玩的。

我看见原本兴致勃勃的父亲现在一脸痛苦。母亲对父亲说：“招惹这种女人有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父亲小声还击她。“什么意思你清楚！”“你说是什么意思？”“我不说什么意思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上月你的工资少了五块钱，花到谁身上了？”父亲忽地站了起来，他大概要发作了，但没有，父亲进卧室躺下了。我去父亲床头拉起我的耳朵做了个鬼脸，父亲嘿嘿笑了一下。直到当天晚上，他们谁也没有搭理过谁，简直是两个陌生人。但半夜醒来，我看见他们两个又光着身子重叠在一起。父亲累得直喘气，母亲也累得大呼小叫。我知道这时候他们并没有生气。他们好像得像是一个人，心心相印。

父亲和母亲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不一样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他们的身体不一样。我喜欢观察他们的身体，偷窥他们解手时暴露出来的身体，以及他们洗澡时全然显现出来的身体。

第二天父亲下班回来，母亲又向他咆哮起来，因为她发现了光光嫂的一件东西，一个彩色毛线织的钢笔套。母亲问这是哪里来的，父亲说是同事给的。“光光嫂给的吧？”父亲小声否认：“不是光光嫂。怎么能是光光嫂呢？”父亲自知理亏，说话不那么自然。“不是光光嫂的，你敢三双眼睛当面对质吗？”她将那个小小的钢笔套扔出门外。“怎么乱扔人家的东西！”父亲将它捡了回来，故作轻松地还击：“当然不是胡搞送的。胡搞不会送这样的东西。”他称胡浩为胡搞，此人是母亲与父亲结婚前的相好。母亲一听此言便不说话了。她将钢笔套夺过来，点燃火柴将它烧了。“前天你见到胡搞了吧？都说了些什么？”父亲阴险地问她。“你跟踪我？”母亲用仇恨的目光看着

他。“赶巧碰上的。”父亲今天显得相当英勇。我用手指当手枪，叭叭叭喊叫着朝他们射击。他们终止了吵闹。

我还真的见过胡浩一次，是我与母亲逛街时碰见的。他们丢下我，在一个背静处谈了好一会儿话。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主分子比父亲生得好看，嘴也甜，他呱呱呱一席话能让母亲眼睛里放光。不过这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父亲。我也向他们隐瞒了另外两件事。一天，我穿着开裆裤在院子里玩，光光嫂喊着母亲的名字进来了，但我的父母都不在家。光光嫂就蹲在我对面看我的裤裆。“你这个小孽障。”她说。“什么孽障？”我问她。她伸手弹拨我裤裆里的小东西：“什么是孽障？这东西就是孽障，好惹事生非。咱不要它，让老鹰把它叼了去，行不行？”她问我它有什么用，我回答她尿尿。“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她说。“啥用处？”她给我讲了一个傻子结婚的故事。讲完她自己笑起来。她把我抱在怀里，掀起她的衣襟，让我吃几口她的奶。她没有奶水。与母亲比较起来，她有一双更大的乳房。第二件事：第二天，我到光光嫂家玩，却见我的父亲红了脸从她家里屋走出来。光光嫂也红了脸。她拿出一面小镜子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她把我抱在怀里，又让我吮吸她没有奶水的奶。我用她的小镜子照我们两个贴近的脸。光光嫂给我好几块水果糖，说我父亲是来借东西的，交待我不要告诉妈妈。

回到家，我拿出母亲的小镜子照自己。那时候，我对镜子产生了近乎疯狂的迷恋，常常坐在妈妈的妆镜前观察自己，并按照镜中的形象画自己。我把母亲的小圆镜据为己有，时不时照一照。我让院子里的花开在镜子里，也试图让天上的鸟飞在镜子里。母亲对我这种行为深恶痛绝，说这是女人的行为。

母亲买菜回来，问父亲干什么去了，“你爸啥时候回来的？”我只顾照这面镜子，不理她。母亲又问我，我说不知道，又说早就回来了。母亲一把夺过这面镜子：“照照照！你就会照！不许你再照！”我生气了，便说：“这不是光光嫂送的，也不是胡搞送的。”母亲脸都气歪了，将镜子举过头顶，用力摔到地上。唿啦一声，这面镜子破碎了。我很伤心，将这一堆碎片捡起来，摆在桌子上，它还是一面镜子，一面破碎了的镜子。我低头面向着它，它照出的是我破碎的形象。我无力让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好在其中一片稍大的镜片仍然能够照出我完整的脸。

后来我偷了光光嫂的小圆镜，我是当着她的面偷窃的，她看见了，但没有说出来。我将它放在我的口袋里或者枕头下，时不时地用它照耀我的面



孔、头颅和别的地方。“你是谁？”我问镜子里面的人。“我是西门。”我和镜子里面的人同时回答。“西门！”我喊镜子里面的人。“哎。”我与镜子里面的人同时答应。我是他，他也是我，我们同是一个叫做西门的人。我伸出一只手，把它放在镜子里。镜里镜外便有两只相同的手。我让镜子沿着手运动，让它照出手之上的臂和肩膀。这只手是属于这个身体的，西门的手。

这面镜子背面印着一个妩媚的女人，嘴角微微挑起，永远地笑着。我喜欢她，常常享受着她的笑，并回以更为放肆的笑。我想象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她并不知道我，但我将去寻找。我走过好多条纵横交错的道路，走过一片森林，终于看见她有尖顶的房子。我走进她的家门，看见她正在对镜梳妆。我嗨地一声吓了她一跳，她将我抱起来，亲我。她是我另外一个母亲。不，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她只是我的一个姐姐，或许就像那些男女情侣一样，她是我恋爱的对象。不用说，我画了许多个她，小时候的她，长大的她，以及老了的她。我和她一起老。有一次我正在照镜子，父亲又问我：“镜子里面是谁？”“西门。”镜子里当然是我了。他摇摇头：“是你爷爷的孙子爸爸的儿子。也是你儿子的爸爸孙子的爷爷。”我记得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戏言。母亲没问过我这面镜子的来历，但她又一次摔了这面镜子。镜子裂为两半。父亲用胶布粘住了裂口，让我继续玩。也许他知道这面镜子的秘密。

我的绘画天赋

父亲给我找来了一本叫做《速写初步》的书，给我念上面的文字。我照书上要求的画，但总也画不了那么周正。他领着我拜访了一位小学美术老师。这位叔叔说我画的形状不准确，颜色也不对。他拿出来他画的工农兵让我欣赏，然后喋喋不休地给我讲美术如何紧跟形势反映火热的生活。父亲不停地点头。叔叔要求我画一只茶杯，我画出来的仍然是歪歪扭扭的。叔叔便摇头。我对这位叔叔不感兴趣。

我对着镜子画了许多个自己。有时候我把镜中人画成一个女人，长长的头发，明亮的眼睛。我将自己和她重叠在一起，我就是她，她就是她，我深深地喜欢上了我自己。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我看盆水中的自己，他不怎么真实，但依然很美。我撒一些花瓣在盆子里。那些花瓣衬托出我面容的美。我将自己画得像伟人画像那般大，贴在墙上，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向他

敬礼。后来我在这张画像下面写上了五个字：盛西门万岁。我举手高呼：“盛西门万岁！万岁！万万岁！”母亲听见后总要给我一巴掌，但她转过身我就用更大的声音喊：“盛西门万岁！”我也画我的苦恼。我把母亲凶恶的嘴巴和手掌画出来让父亲看，父亲的笑声特别灿烂。我将我最得意的画拿给光光嫂看。光光嫂看了看，问我：“画的都是谁？”我说是我。她说：“嘿，你净画自己。你是一个男子汉，男子汉要喜欢女人，对不对？”我想光光嫂说的对。于是我就画更多的女人。我画光光嫂，画母亲，画我见过的女人。我总是把光光嫂画得漂亮一些，把母亲画得丑陋一些。

我发现妈妈的肚子大起来。她有时候会抚摸着她的肚子，问我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我说妹妹，又说弟弟。这给了我某种悬念。我希望看见妹妹是怎样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的，但他们不给我机会。我到医院里给母亲送饭，看到了那个丑陋的小东西。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妹妹。太丑陋了。我用指甲掐了她一下，她没有感觉。我总觉得她是个异己的小东西。她与我格格不入。看得出来，我的父亲也不喜欢这个小东西。妹妹应该是父亲的亲生，但父亲并不相信这一点。他是一个严重的怀疑论者。也许是父亲的态度影响了我。我发现母亲把她所有的关心都给了这个妹妹。在我敌视的目光之下，妹妹顽强地生长着。妹妹的出生打破了我的平静，也打破了家庭的平衡。他们更不在意我，他们俩之间的语言交流也更少了。只要不妨碍我自己的事，管他呢。

我是听话的，但这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我拒绝他们的差遣。他们让我躺床上睡觉，我偏不睡，直到他们说不准我睡，要把我关在门外，我才偏要睡下。他们让我到商店里买盐，我偏不买，直到他们说你不要去了，我才会去，其实我愿意上街上一逛一逛。如果他们硬逼着我去买东西，我会抱住醋瓶子咕嘟咕嘟喝几口，再抓一把盐放进去。我喜欢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抢走属于妹妹的东西，或者在她学会走路之后故意使绊子。看到她跌倒大哭我就开心。后来我才明白，我是爱我的妹妹的。直到我上小学了，看到有人欺负她，我才意识到她是我的亲妹妹，作为哥哥，我应该挺身而出。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应该保护她。

我画了好多个妹妹，有可爱的妹妹，也有令人厌恶的妹妹。妹妹对我这些画没有兴趣。我将这些画拿给父亲看，父亲说我画得不错。他又带我去找另外一位画家叔叔。这位叔叔教我素描，又教我水彩画。父亲讨了一张画家

的水彩画挂在我房间里。

画了一些茶杯、石膏像之类的东西之后，我开始面对着妹妹写生，但妹妹总是坐不住。那就素描自己，尽力把自己画得准确一些，颜色也涂得合理一些。我也让父亲做我的模特儿。父亲称赞我画得像。我就将父亲的画像贴在毛主席像一旁，又将我的画像贴在另一边。母亲把它们撕下来。我偷偷地画母亲，把她画得又老又丑。我看着自己执笔的手，觉得它是如此神奇。它可以让整个世界臣服在我脚下，听从我的调遣。

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对父亲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真的？”父亲不相信。母亲骄傲地说：“领导亲口对我说的，诳你干什么。”父亲感慨了一会儿。

我忽发奇想，在墙上毛主席像上加了几撇胡子，让妹妹看。母亲骂我：“你作孽你？”她在我屁股上拧了两下，要我保证不再胡闹。父亲在一旁道：“你妈说的对。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许胡闹。”他用橡皮擦掉那些胡子。

父亲让我随他到单位参加悼念大会。大人们都哭起来，父亲没有掉眼泪。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哭，父亲严肃地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期待着我的未来。它像一条道路一样伸向远处，那不可知的地方。

我的第一次恋爱

上小学了。我喜欢放学后迟迟不归在街上闲逛，我不愿意回家听母亲骂街。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母亲总是扯开嗓子指桑骂槐，骂那个不要脸勾引男人的浪女人，骂她东西痒了就在树上蹭一蹭，建议她养头驴止痒，或者上大街上卖个好价钱，直骂到祖宗八代，像是定期的节目表演。母亲开骂的时候声色俱厉，骂到后来声音小了下来，语调起起伏伏的像是唱歌。我听腻了。他们可以忍受街坊邻居们的不屑，我不能。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胡浩，便说妈妈让他去我家有要事相告。我回到家等着胡浩。果然见胡浩按时来到我家门前，远远地站住了，正欣赏我的母亲抑扬顿挫地骂街。我暗示母亲胡浩来了，母亲立刻停止了天才的语言表演，微笑着往胡浩那边走。母亲是勇敢的。但胡浩只责问了一句就摆摆手走了，他不听母亲的解释，他们没有卿卿我我。母亲气汹汹地回到门口，打了我几巴掌。“说瞎话，反了你了！”父亲适时地站了出来，他笑盈盈地接住妈

妈的巴掌：“何必呢？打自己的儿子。你巴不得胡搞多来几趟是吧？”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用巴掌拍打着自已。从此这个胡浩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我相信母亲再也没有找过他了，他们两个的暧昧关系就此结束。现在我对自已这个恶作剧深感后悔，我残酷地消灭了可怜母亲的一个美好念想。过后我又骗光光嫂过来了一趟，试图让他们两个取得平衡。聪明的光光嫂没有按时间来，她来时我的母亲刚刚出门。她与父亲两个人共同揭发了我这个骗局，大笑。光光嫂赠给我一个笔记本。但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不用说，母亲又跟父亲发作了一次，她骂街的音量也提高了不少。这一次我不得不承担后果。母亲不在的时候，我的父亲报复了我。他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噼噼叭叭地打我的脸，踢我的屁股。我嘴里流出了鲜血。我不愿意承认我的错误，这导致了他的迫害升级——我被绑在院子里的一棵香椿树上，父亲用他的皮带抽我。他希望我低头认错，给他一个台阶，好停止他的毒打。但我终究没有认错。他扔下他的皮带，打了自己两巴掌，躲进屋子里。

被绑缚着的受难者无疑是一位英雄，他承受着鞭笞，痛苦便光芒一样照亮了四周。痛苦转化为痛快，让他成为傲然屹立的珠穆朗玛峰，此时此地的中心。我想父亲再多抽我几下，哪怕他一直抽下去，抽得我昏迷过去，舀一盆凉水泼在我脑袋上，待我睁开眼睛再继续抽下去，我就更像英雄了。不知道这种体会是否正常。事实上父亲并没有用力，他更多的只是威吓。他放了我，嘴里说了好几句自责的话。我活动了有点儿麻木的四肢，揉了揉胸前的伤痕，拿起地上的皮带，试着抽打那棵香椿树，用的力量要比父亲大得多。然后我若无其事地坐在我的书桌前，试着把刚才的场景画下来。

我不能让父亲白白地打我。有一天，趁父母吵闹的时候，我溜到光光嫂家，向她发出了邀请：“我要和你约会。”“约会？”光光嫂大笑道，“小屁孩子知道什么约会？到哪里约会？”“到公园。”我说。“我可以带你去公园玩，可这不是约会。”“就是约会。”“你说什么是约会？”“约会就是一男一女一对情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光光嫂用手指头抹了自己一把脸：“羞不羞？你个小屁孩子！”她手指头点动着我的脑门，“爸爸又打你了吧？爸爸打了你便来我这里使坏。还知道什么约会！”“我知道。就约会。”我拉她的手，拉她到了公园，然后回到家。光光嫂一路上笑个不停，威胁说要把我们的约会告诉爸爸妈妈。我知道她不会。有几个认识她的男人跟她打招呼，其中一个说晚上要去给她暖被窝。她骂人家浪里欢，骂完了两个人笑。我问她



浪里欢什么意思，光光嫂不回答我，给我讲了两个傻子和聋子的故事。“低级趣味。”我说。

一天光光嫂突然不见了，她搬离了这个地方。母亲的连续性演讲宣告结束，我家庭内部的战争也随之平息。家里忽然安静下来。异常的安静反让我不能适应。足有一个月时间，父亲没有理过母亲。我感到无趣，常会想到光光嫂，想到她对我的关心。光光嫂是父亲一位同事的妻子。他们的独生子意外死亡，丈夫主动要求到山区工作，让光光嫂过寡妇生活。他们最近离婚了。至于光光嫂搬到了何处，父亲和母亲都守口如瓶。后来我才弄清楚，光光嫂的搬家与母亲是有关系的。母亲到父亲的单位找领导告状，告光光嫂，也告了父亲。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放学后我总是约前排的一位女同学一块儿走。我拉着她的手，引导她走一些偏僻的街道，或者看一会儿散场前的免票电影。我们到河边捉小鱼，用铅笔盒盛起它。一次假扮的夫妻游戏让她疏远了我。我不记得这位同学的名字了。三年级之后，我偶尔会有意违反一下纪律，逃出学校，到书摊上翻小人书，混进戏院里看戏。老师的责问和批评让我难受，也让我英雄般惹人注目。但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只是数学差一点儿。老师还表扬过我的画。我画的批判四人帮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漫画就贴在教室的后墙上。我总是在别人做作业的时候画一画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夸大他们的缺陷，我将自己与同学们做比较，拿出我的小镜子，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小镜子里面的我。上课之前或者下课之后，会有一些同学请我画他们，另外一些同学围拢着我，欣赏我对他们某一个人简陋的勾勒。他们会拍手称赞：“像。太像了。”这让我很得意。我们四（1）班有一个女生长得娇美可爱，总是穿鲜艳的衣服，说话又特别轻柔。我最喜欢她穿着一件红底小白花上衣，衬得脸上也是红扑扑的，脚蹬一双小皮鞋，嚓嚓嚓在校园里走路的样子。她对我的绘画才能无动于衷，我非让她对我的作品感兴趣不可。上课时我精心地描绘她的侧影，并将我的作品赠送给她，她当时没有什么表示。过了好多天，她送给了我一张电影票，一张红色的电影票，像是一个秘密。我问她喜欢我的画不，她说我画得很像。这场电影，名字叫做《神秘的大佛》。我坐在我的座位上，搜索了半天才看见她坐在另外一排，她身边的大人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听说她爸爸是市里的一个副局长。散场之后，我跟着他们，将她送到路口。可她没有看见我，也许她根本就不准备看到我。